

【山西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系列文丛】

WEIQIDONGFANGZHIHUIHUIJIEJING

围棋——东方智慧的结晶

江声久 江铸久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山西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文丛

围棋——东方智慧的结晶

江声久 江铸久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梁 林
责任编辑 木 凡 李晓佳
审稿编辑 李 飞
责任校对 尚 琦
责任印制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棋——东方智慧的结晶/江声久,江铸久著.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1100-735-0

I. 围… II. ①江…②江… III. 围棋-基本知识
IV. G8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4423号

围棋——东方智慧的结晶 江声久 江铸久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邮 编 100084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市昌平阳坊精工印刷厂
开 本 787×960毫米 1/16
印 张 12.75

200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元(平) 53.00元(精)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江声久 1959年生。

曾获得省女子围棋锦标赛冠军和全省围棋锦标赛第三名。现为国家一级围棋教师。在多所高校开设围棋课选修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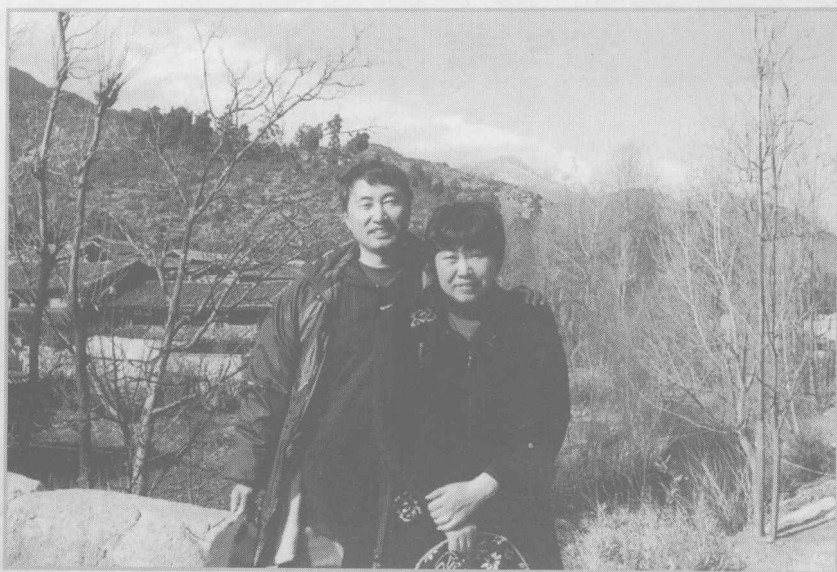
近年来发表了数篇关于围棋方面的论文,《围棋文化的素质教育的刍议》的文章发表在《文化体育导刊》上,出版了《大学围棋教程》并翻译了《世界围棋新定式》等多本有关围棋方面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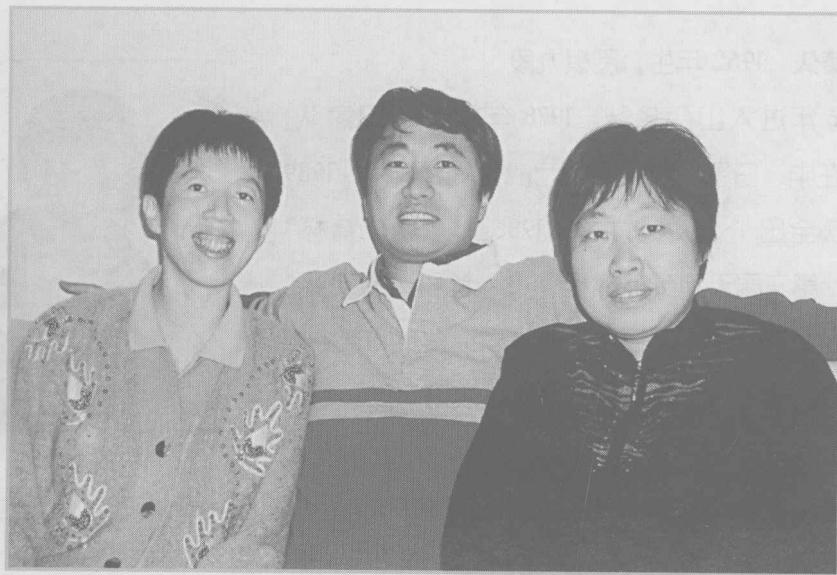
江铸久 1962年生,围棋九段。

1976年进入山西省队,1978年被选入国家队,1982年在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七战七胜,1983~1989年多次获全国个人赛前六名,1986年“新体育杯”第二名,第三届天元赛挑战权,进入首届“应氏杯”赛前八名。1984年中、日围棋第一届擂台赛中连胜日本五段依田纪基、八段小林觉、九段淡路修三、七段片冈聪、九段石田章,获特别奖。1980年至1986年与日本选手对弈34局胜28局。曾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2年定为五段,1987年升为九段。现为韩国棋院棋士。





2004年江铸久（左）和江声久（右）姐弟俩在昆明石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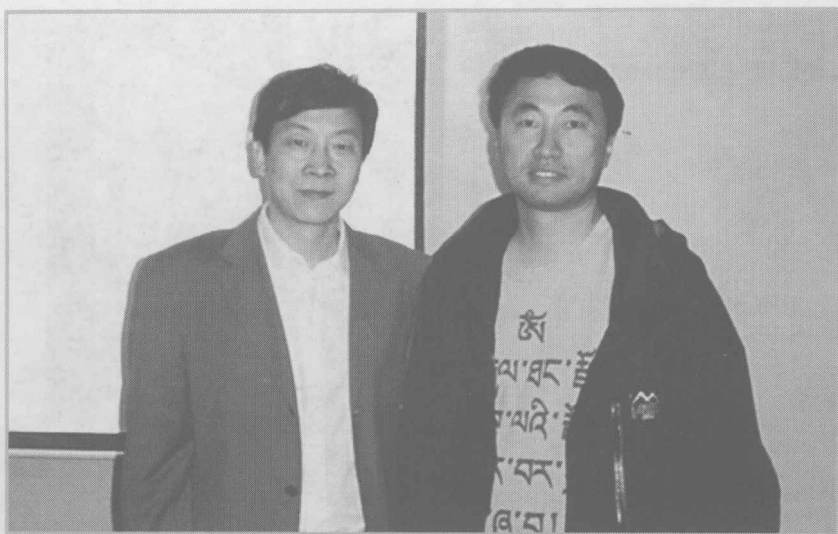
2003年芮乃伟（左）江铸久（中）江声久（右）春节在家中合影



2004年江声久（左）李昌镐（中）江铸久（右）在大理合影



2004年1月江声久（左）和崔哲翰（右）在洱海合影



2005年山西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李建英（左）和围棋九段江铸久（右）在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合影



2005年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石岩（左）和围棋九段江铸久（右）作报告后在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合影

总 序

山西大学植根于华夏古老黄河文明的沃土中，诞生于中华民族觉醒的 20 世纪初，是清末欧风东渐、兴学育才的产物。1902 年 5 月 8 日，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办，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一道开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山西大学在体育学科的办学上起步较早。1951 年正式成立体育科，是我国最早创办的 16 所体育系科之一。60 年代成立体育系，并于 1996 年“撤系建院”，成立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50 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逐步提升，为国家培养 5000 余名合格的体育专业人才，其中有百余人考取了国内外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多人成为国内知名的体育专家学者。目前，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拥有 1 个体育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即“体育教育训练学”；1 个体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含 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一个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点。可以

说，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已经成为我国，尤其是山西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

《山西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文丛》由我校体育学院组织编写，汇集了近年来他们在体育人文社会学方面研究的一批优秀成果，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这说明他们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展示了学术风采，扩大了学术影响，为该学科更快发展创设了很好的条件。

在《山西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文丛》出版之际，希望今后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上取得更大成绩，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山西大学校长



2006年12月

前 言

2005年的秋季，我被邀请到山西大学和大家进行交流。去之前，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我只讲围棋，我达到的位置就是职业棋手，我6岁学棋，12岁进入集训队，14岁进了国家围棋集训队，要论专业年头的话，可能比大多数学生的年龄都大。因此，我只能介绍一下围棋的发展历史和我多年在围棋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体会。

我在美国的一些感受

我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当时任美国数学协会的主席非常喜欢围棋，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围棋，他说：“经过比较之后喜欢的，用数学的眼光来看，所有的脑力游戏，从以前到现在，筛选到今天，本来还有国际象棋和桥牌，但我们可以预见到电脑可以赢了国际象棋。”他说这个话没有多久，电脑就赢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他说围棋是人类发明脑力游戏以来最具有生命力的游戏。最悠久就不用说了，到现在还这么流行已经证明了这点。他说最迷人的就是数学都没有办法解释围棋。

在国外，听到这些我很激动，所以我也跟着他做了很多调查。在这期间，他也拿出了很多数学游戏测试我，而我做的并不比他的学生慢多少，他说你看这就是围棋给你带来的智慧。经过围棋的训练能使你的头脑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脑试”的东西。他的那些学生只要涉及到数学方面东西，都比我厉害的多。后来根据这些经历，我跟我妻子写的《天涯棋客》里专门有一章就讲到这个。这对于我来讲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也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围棋的生命力。我和IBM一个六人小组在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他们指挥电脑赢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这个小组里有两个人会下围棋，一个是美国的业余3、4段棋手。他们跟我在围棋研讨会里说

过他们为什么不用围棋作为挑战来做广告，最主要是与围棋下不会引起太大轰动，因为电脑赢围棋选手很难。电脑的运行方式与国际象棋的那种思维方式有相同之处。但在模糊数学与模糊逻辑方面却是电脑的弱项，所以他们就做了电脑与国际象棋的对抗而不是与围棋的对抗。

小的时候我并不是很了解围棋，也不知道围棋有这么多的迷人之处，但是我这30多年从喜欢围棋到它变成我终生的事业使我明白了我是幸运的。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很幸福的，是围棋支撑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了解围棋，要先从了解围棋的历史入手。

围棋的历史

据我所知，围棋在中国的发展自有史记载以来已有1000多年。有传说记载，“尧”是围棋最早的推广者，但这仅仅只是传说，并不能证明真正的情况。从围棋的发展规律看，时间应该有1400到1700的历史了。

最近让我很高兴的是，对于西藏的围棋，在汉朝时，有史料作了深入的记载。围棋发展到现在是19路，比赛中的读秒、计时都很精确，比较先进而且适合于现代。再往前发展，作为一个职业棋手，我也在一直考虑。历史上围棋是不可能一下子出现19路的，我所知道的最早的是17路，以前在出土文物中挖出来过。据我所知道的，“藏棋”从开始到现在都是17路。当时有藏文记载说，“藏棋”本来就是他们有的一种游戏。在我们的历史书里记载唐朝“土藩”人擅长下棋，指的就是“藏棋”。现在（安朴拉）出土了一个3100年前的棋盘，尽管目前考证的还不能特别细，但是作为实证来说，还是让我们下棋人感觉很激动。特别在韩国和日本，研究这方面历史的能真正看到实际东西，现在找不到比这个棋盘时间更提前的东西。这个棋盘有可能是一种地形的游戏。

围棋发展到近代后就传到了日本，是经过朝鲜传到了日本，围棋是不是经过我们传给了朝鲜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朝鲜人同时也发现他们也有记载证明他们传承中的一部分来自蒙古帝国，因为只有他们把围棋叫成“tashu”，而这个发音是没有汉字版的。在汉文化圈里，韩国的围棋很奇怪，很多东西都是有汉字版的，但就是围棋他们用了他们固有的翻译的名字，经考证这个发音和蒙古人传过来发音很像。蒙古的围棋经考证是从西藏传过去的，这也是一条很有趣的线索。

日本传承了两条线索，一条就是唐朝的使者传过去的，另一条是从朝鲜传过去的。传到日本的时候，围棋已经比较完整了，就是上来黑棋白棋先放对角星的形式。传到日本之后，围棋一下子光大也不容易。恰巧赶上了以丰田秀吉大将军为首的一些日本贵族特别喜欢下围棋，所以他们就专门拨出了专款给下的好的人，再加上当时寺庙的和尚也比较喜欢下棋，然后他们就组织了本因坊的比赛。现在本因坊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国家拨专款支持下棋，所以在日本就出现了四大家门每年或几年就想争夺一次本因坊。当哪个门争夺到第一名后，那这个门这一年的俸禄就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围棋在日本的发展就比在中国和韩国快，到现在有400年的历史了。

日本，当时有人在皇帝面前下棋，叫“御承棋”。从“御承棋”的棋谱来看，棋的质量是很高的。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因为在国内的很多报纸杂志说在当时的中国的棋手的水平最高。由于我对围棋文化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看日本的棋谱，质量在当时确实比中国的高。查阅最近400年日本围棋的历史是非常容易的，不但有比较详细的历史记录，而且有棋谱为证。

发展到近代，一直到吴清源老师去了之后，跟最后一届本因坊下的时候，还有许多不公平的规则。当时虽然规定了时间限制，但上手可以随时暂停，上手看到局势比较困难的话，就叫暂停。什么时候再下，由他定。我想在座的有下过比赛的，如果你在比赛中遇到困难的话，你喊个暂停，然后你再去请教，那冠军是跑不了的。所以这种规则是很不公平的规则。但日本等级森严，就一直继承了这种制度。说日本的情况比较多，主要是日本围棋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在中国历史上，据考证很多皇帝特别喜欢下围棋，所以也就出现了在皇帝身边一些下棋水平比较高的人，但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的棋谱记录的非常少。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就是你不知道谁厉害，因为赢棋的通常都是皇上，如果是互相之间比赛，一般就是官位大的赢。所以不知道是皇帝厉害还是大官厉害，或者还有更厉害的人，但从一些线索还是能看出一些东西。

在明清时候，厉害的人就渐渐多起来了。其实在更早以前也出现过高水平的棋手，在唐朝时就有从日本来的一些棋手在这些棋手面前就讨了不少便宜，但并没有形成规模。到明代清代，国家战乱比较多，但高水平的棋手还是不少，特别是清代出现的几位棋手，水平的确是相当高的。我把咱们中国的古棋棋谱介绍给日本，都

是在《京西霞方图》里找的线索。我系统的看过一些古棋谱，感觉确实有一些人水平是不错的。当时中国没有系统的比赛，所有的比赛是带有“彩棋”的性质，必须一天下完，以防作弊。这些棋相比日本同时期绝大多数是差的，但由于是一天下完的，所以又弥补了一些水平上的差距，大家知道围棋里的“现考”是很难的。当时还是出了几个不错的棋手。但可惜的是他们下的“正规棋”太少，下的“彩棋”太多。而比如说像“黄恩石”这么水平高的人，他的对手的水平又太低，就显不出他有多高水平，而和他下棋的人又包含了当时的达官贵人，他的对手是和他下的时候不厉害，和别人下的时候很厉害，这就让人容易产生怀疑。

进入民国后，我们国家自己棋手觉得挺厉害的，因为互相下也很激烈，也出现了很多比较厉害的人。但讲到近代中国围棋，我们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段祺瑞”。他和他儿子都很喜欢下棋，所以就养了一群门客。当然这些人和他下就会很谦虚，但互相下起来还是很激烈的。当时北洋政府和日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日本人在北京也有会馆，所以日本棋手就过来与段祺瑞的门客下棋，但交手之后，这些门客就发现自己和日本棋手的差距很大。但这些日本棋手根本就不是日本最高水平的棋手。而且大部分是业余棋手。中国的这些棋手还很不服气，他们说你们赢了我们就罢了，还说你们的职业棋手更远远高于我们的水平。中国棋手说这纯粹是胡扯。后来有人真把日本的职业棋手请过来了，我们这些国手被人家让两子，也赢不了人家。但其中也有几个不错的棋手，有一个江南富商就下的挺好。现在我看他的那个棋谱都挺感动的，就觉得下成这样真不容易。这时候中国棋手才明白自己和日本的差距是这么大。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日本在当时已经发展了300年的职业围棋。

后来，段祺瑞花重金请了日本的职业棋手过来下棋，日本职业棋手有传统就是只要出来下棋，就一定是要收费的，但是他们和段祺瑞下的时候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下完，对段祺瑞是手下留情了，随后，他们在回访韩国时和韩国最高水平的棋手也下了一次。韩国人保留了自己为主的风格，韩国人说如果下现代围棋的话，他们可能不是对手，但如果按他们的传统形式的话，就是16座（平面围棋）的形式，他们不会输，但结果是他们输的更惨。因为这种围棋主要靠局部战斗，如果算力不够的话，你就没有胜机。这时韩国人也领教了日本职业棋手的厉害。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吴清源。当时吴老先生只有12~13

岁，吴老先生是14岁到了日本的。去了日本之后，在一个段位测试考试时，他就已经战胜了日本的一些四段、三段、二段，这些人的水平相当高，因为在当时的日本除了本因坊，全日本没有一个九段，他们的分段制度是很严格的，比较高的就是几个七段，而吴老师只是在中国练习，就有这么高的水平，这太难得了。

我去了日本之后，由于芮乃伟是吴老先生的徒弟，所以我接触他很容易，我就听他讲他过去的事情。当时他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棋手，所以他就拿着棋谱打谱，其实所有职业棋手都会打谱，一些业余棋手也会打。我有些疑问，我想我也会打谱，怎么就打不出吴老师的境界。从小我们就开始打谱，一开始就是模仿前人的，实在不行就背。只要你能背下很多好的棋谱，还能应用地好一点，进入职业界问题不大，但是往上走的话，就看天赋。小时候我也打谱，打的是古谱，其实这是一种浪费。打谱，首先一定要打当代最高水平的谱，其次一定要想如果我和这个棋手下的话，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一步一步地推，而不是一步一步地背。就这么一点差别，很可能导致了我没有上了更高层次的水平，而吴老师从小就悟出了这个。还有就是他的天分帮助了他。他14岁被段祺瑞送到了日本，当时就意识到一定要从日本职业棋手身上学到真正的东西。因为在他之前有个人叫顾水如，早就去了日本，但是顾水如老先生年龄有点大了，很多学习习惯很难改过来，所以他在日本没有进入职业界就回来了。而吴老师从去了日本就开始了职业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毅元帅非常喜欢下棋，他就大力提倡发展围棋，这之后出现了一批新中国的棋手像陈祖德这些人，但他们还是主要从那些老棋手那里，学习他们的经验。而那些老棋手有一些习惯，就是这些老棋手以前是下“彩棋”的，所以他走的每一步和他的收入、和他的“彩民”有关。大家应该知道围棋“快棋”里有个“无忧角”，如果下棋时对方走到了“无忧角”，那我的棋在二路拖你一下，（在布局很早的时候拖你一下）你会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曾经有个老棋手，被另一个老棋手在“无忧角”拖了一手，他就觉得非常难以走下一步，因为无论如何都觉得吃亏。对方拖，他就要考虑，是“里扳还是外扳”，是“退”，还是其他的步骤，这一下需要你很多的时间。最后他想学这招，代价是三顿饭，那时候的三顿饭价位是相当高的。然后拖他那手的老棋手就告诉他其实这招最主要的就是迷惑你一下，耽误你点时间。说明白了，那位老棋手用了很大的代价知道了一个现在小孩只用五分钟就会知道的道理。

当时的资讯太不发达了，如果你当时能有一本日本的棋谱，那你就等于有了秘籍，就厉害了。我还想举个例子，大家看棋谱的不多，但看武侠小说的肯定比较多。像金庸的小说就引用了许多围棋的例子。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有人就问我现代棋手是不是在借鉴武侠。金庸先生写武侠小说之前是疯狂迷恋围棋的，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所以他把棋的很多东西“揉”到了书里。如果仔细看，风清扬有吴清源的影子，郭靖有林海峰的影子。金庸说他很崇拜吴老师，而林海峰先生是他的朋友。金庸的小说里写了很多武林高手在风清扬和郭靖面前连几个回合都过不了，其实也是影射了吴清源和林海峰在现实中的境界。

可惜的是当时中日围棋交流没多久就停止了，因为政府间没有来往，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到1973年之后，政府决定恢复同日本的交流，民间的文化交流就是围棋。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就下了文件恢复了围棋活动。

我们这一拨人是很幸运的，我在那批人里算是比较小的，我哥哥比我大5岁。1973年时我是11岁。他代表的是少年组，我代表的是儿童组。当时在郑州的全国少年比赛里，他拿的是第二名。我去的时候，山西省并没有报，甚至把棋队托管给了太原市体委。我们去的时候报的是去学棋的口号，可太原市体委给我们定了个指标，让我们拿个名次。因为只有我们拿了名次，省体委才能拨给他们经费，我们这个项目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我在家长期下棋，参加比赛时稀里糊涂的第一轮全胜。我们是双循环，第一轮我赢了12场，全胜。第二轮我输了2场，赢了10场。所以最后我拿了冠军。可见那个时候全国的水平是很低的。从那个时候，国家开始培养围棋人才，组成了一个国家集训队，主要的目的就是和日本人交流。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争取赶上日本，没有说超过。

我是1980年的时候就代表国家队到日本下对抗赛，日本在最早的时候派出的对手不是很强，我保持了不败。在我之前，同样强的日本棋手对我们的青年队、成年队，我们通常是要输一点的。在1980年以前，什么国际比赛都没有，中日交流比赛就是最大的比赛。在1980年前去日本，我们的棋手受的干扰多一点，出国前要学习。穿衣服、说话这些内容都要学，主要就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学习的时间稍微少了一点。1980年去日本交流比赛时我全胜，其实去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事，赢棋才是最主要的。我们那时候还比较小，你有一些比较幼稚的举动大家也能理解。当时我跟曹大元、杨辉都比较喜欢吃冰淇

淋，经常假装多要一份。那个时候我国围棋的水平赶上的比较快。所以在1984年时举办第一届擂台赛，到后来的第二届、第三届我们都赢日本，我觉得跟那时候的水平长进有关系。

到1988、1989年的时候，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么长的时间内，对围棋强国日本能赢九段就算好的历史就结束了。10来年的时间，我们彻底追上了日本并且和他们并驾齐驱，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比较快的。到1989年之后，举办了“应氏杯”大赛。当时以为是中日两国争天下了。可没有想到韩国出了个曹熏铉，应老先生只给韩国一个名额，没有想到曹熏铉夺得了“应氏杯”冠军。在这之后韩国就一发不可收拾。从他到他的徒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韩国人称霸天下。到现在为止，一共40多个世界冠军里，光李昌镐一个人就拿了17个，加上曹熏铉老师拿了6个，现在李世石也拿了8个，刘昌赫拿过5个，他们任何一个人拿冠军的次数都要比我们国家拿冠军的总和多。这样看起来韩国确实厉害。

那韩国为什么厉害呢？我觉得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1989年之前，我们不允许了解韩国，那个时候我们把韩国称为南朝鲜，有关南朝鲜的一切消息是不可以听到的。即使你在日本遇到南朝鲜人也是不可以交流的，因为这是政治的规定。所以我们对韩国不了解，对他们的围棋就更不了解了。第二呢，我们知道韩国的赵男哲在二战之后从日本返回韩国用小推车普及围棋。到后来，赵治勋到日本学棋，再后来又培养了曹熏铉。其实他们在围棋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在1989年到1990年的时候就是一个突破口，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一个邻居，这么厉害。其实韩国冒出来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他们前边的基础做的非常好。从1990年到1995年，他们除了曹熏铉老师和李昌镐对中国人战绩好之外，还有徐奉洙老师对中国人的13连胜，而其他的韩国棋手是不如咱们的。但他们的这种四大天王打天下，其他年轻人打将来的现象导致了棋坛这十几年好像就是韩国人的天下。大概围棋在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因为近代有国际比赛，所以讲日本讲韩国就多了点，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参照物。

韩国人为什么就这么厉害。想想看韩国所有的人不也就一个山西省吗！我觉得和韩国人在这十几年的借鉴有关系，他们在围棋上借鉴了日本在棋上的几点成功的经验之后呢，就发现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要从小孩培养起，但是韩国政府并不支持

围棋，但也不限制围棋，就是说围棋现在还不属于政府部门管辖的项目。现在韩国正发起一个签名运动就是想进入体育部门，在我们国家围棋想退出体育部门时，韩国人却想让围棋进入体育部门。围棋在中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因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到韩国之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围棋靠个人的特别多，他们棋院最主要的就是为棋手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棋院就必须对每一个棋手是公平的。所谓公平就是如果我们在座的都是职业棋手，现在赞助商拿来比赛，棋院和他谈时必须谈成所有棋手都能参加。比如说我是江铸久，我最多可以比你们少打一轮两轮，就是我可以直接进入比较高的层次打比赛，但是其他人得从第一轮开始打比赛。在韩国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

再说一下我们国家的制度。我们的国家队是选拔优秀的人才，像我当年也算是混入了优秀的队伍。当时如果是参加全国团体比赛的话，那大家都有机会代表各省参加比赛。但如果是个人赛的时候，却是有时候选拔，有时不选拔，比如我在山西省就占过几次便宜，我没有选拔。因为根据我以前的战绩，山西省认为我是最优秀的。那一般选拔4个名额时，就只选2个，另2名额是固定的。其他人只有争夺2个名额的机会。

我们国家队当时也是这样，包括我们现在的好多比赛，为了节省资金，全部才提供20个名额，只给积分在前50的棋手。这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要挑一名选出来棋手的话，水平是挺高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农幸杯”，我们只有20个人参加选拔，20人选4。这就是第一轮10盘，第二轮5盘，这就选出来了。一共15盘棋。中国一年在“农幸杯”的选拔赛里共下了15盘棋。而韩国至少150个人参加选拔赛，第一轮是75盘棋，第二轮是37盘，再推下去，你就可以算出他们的棋手在一年内就一个比赛的选拔要比中国棋手多下很多棋。这样也许一年你看不出什么差距，但二年、三年、十年下来，这个差距就大了。差距大在那了呢？就是韩国棋手得到的锻炼机会要多的多。棋手除了听老师讲、自己钻研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比赛。比赛才能使你的水平提高。两个人在比赛中的思路的对撞，按正规的规则对抗，才能使你在以后的比赛里水平得到提高。

我自己也上过大学，但是我不是考进去的，我是直接招进去的。我听说有些学生考试特别厉害，有些学生其实平常学习挺好的，但一考试就特差。我想这就是我们说的下棋的竞技状态。一个好的棋手，必须得经过不停的实战才能锻炼出来。如